

# 永远的父亲

周玉珍

漆黑的夜幕里,我唤着父亲,哭出声来。他还是学生时代的乒乓球健将,那个小英雄,那个造梦家,那个开拓者,那个未来是我父亲的男孩。

离父亲去世的日子已过去近四年,一千多个日夜悄然而逝。他离开时,我正在中考阶段,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一学生。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应是四十五岁。二月八日这天,我们一家人赶在大年三十前,从并研县城驱车前往金峰。在前往父亲墓地的路途中,我感到内心隐隐作痛,但比起彼时失去父亲的剧烈阵痛,这样的痛感算不了什么。

过年的习俗众多,要做的事也多。而祭祀不可或缺,祭祀是人们对于已故亲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心灵慰藉。这几年春节,给父亲扫墓已是约定俗成。与我一同前往的有奶奶、大伯、弟弟妹妹和表哥表妹。奶奶对整个仪式的细节非常在意,先到村口的副食店买好纸钱。奶奶反复强调要晚辈自己掏钱买,自己亲手烧,父亲才能够收。虽然我很明白父亲一去不复返,那些纸钱在火苗中燃烧成灰烬,父亲并不会真正得到,但是我宁愿相信借此方式,能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穿过乡间的柏油路,在一家小型养殖场停下了脚步。前几年行到此处,养殖场已废弃,今年却养起了鸡鸭鸽子,重新焕发生机。令人头疼的是,由于场地建设,原来通向父亲墓地泥泞不堪的羊肠小道荡然无存。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在较高较陡的坡道上发现了一条不能称其为路的路。这条路极其艰难,杂草丛生,荆条肆意生长,泥土里掺杂着鸡禽的排泄物,刺鼻气息令人作呕。表哥在前面开路,我在后面搀扶着奶奶,无论千难万险,年逾古稀的她都要亲自上阵。妹妹们照着年幼的弟弟,大伯紧随其后。我们一家在这山岭野林中艰难地踱步缓行,靠着记忆力辨识方向。四周竹林密布,竹子有老有嫩,高矮不一,繁枝茂叶遮挡着视线,只能扒开叶片,透过缝隙寻觅方向。这让我想起了李琳之在《一生的突围》一文中描述的场景:“我记得,我们刚到,父亲就提出让我的两个姑姑带我们给爷爷奶奶上坟。两个姑姑都远嫁他乡,多年都没有给爷爷奶奶上坟了,他们只能凭借着模糊的印象带我们在高阳城郊的玉米、高粱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去找哪怕一点的蛛丝马迹,我们找了整整一个上午,可最终一无所获,返回城里的路上,父亲一言不发,脸色凝重,似有千言万语憋在心头,却好像又无从说起。”

山野中有许多其他人的坟墓,此时辨别出正确的方向才有助于向前跋涉。我闭上双眼,脑海中不断涌现曾经来时的记忆。突然,如心灵感应一般,我指向了一座:“那一座,一定是我爸爸的。”表妹反问我:“姐姐,你确定?我怎么记得是左边?”我笃定地回答:“肯定是,一定不会错的。”于是在大家长龙似的队列中,我走到了最前面带路。可是,越接近父亲的长眠之地,竹子长得越盛,密密匝匝,彻底挡住了前方的路。

奶奶坚持要完成此行的愿望,于是表哥提议他折返原路,到街市上借来镰刀和锯子,我们待在原地等待。半小时过去了,远远地看到表哥的身影。他带来这两个工具,大家都行动起来,将杂乱横生的竹子一一砍去,我和弟弟妹妹帮着把那些竹子抬到另一些空地,或者投入山中的坡坑。过了近两小时,临近中午,困扰我们的竹子终于清理掉了。奶奶脸上挂满泪水,嘴里呢喃着:“三娃儿……”我也忍不住哀恸,心里说道:“爸爸,如果你还在,那该有多好!”

找到父亲的墓地,我们清扫起墓前空地上的落叶,一如从前的样子。我对父亲说:“爸爸,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是您的骄傲。”

折返的路仍然崎岖,可是我却一步一回头。山林中的生命充满着生机:树木生长繁茂,直插云霄;竹林长势良好,风吹不动;鸟叫虫鸣,吱吱呀呀……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父亲。梦中的他没有中年的沧桑,而是年少的稚嫩与清澈,他身着白衬衣,站在石头砌成的乒乓台前。他的乒乓球技艺高超,变幻莫测的球路,时而快速犀利,时而缓慢从容。他挥舞着木制乒乓球拍,每一颗球都打得干净利落,动作娴熟流利。灵活自如的手腕,将球控制在股掌之间,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都能应付自如。漆黑的夜幕里,我唤着父亲,哭出声来。他还是学生时代的乒乓球健将,那个小英雄,那个造梦家,那个开拓者,那个未来是我父亲的男孩。

# 乡间寒雀

刘峰

它们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叽叽喳喳,格外聒噪。有麻雀,有喜鹊,有乌鸦,有伯劳。一枝枝,一桠桠,投与大地线条般的影子。

寒雀,是最忠实的乡村土著,其中以麻雀居多。

冬日苍凉,大地萧索,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欢乐。“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此时,该飞走的都飞走了,该收割的都收割了,该冬眠的都冬眠了。留下来的,是一种适应,一种融入,一种活着。

寒雀,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

它们,偏爱集体行动,喜欢抱团取暖,是慰藉,也是温情,更是鼓舞。以村庄为中心,它们一起起落落,来去如风,“嗖——”,一飞来就是一大片;“啾——”,一离开就是一大群。天空静如幕布,它们是布上灵动飘忽的投影;大地净似宣纸,它们就是纸上信手洒染的墨点。

在乡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群寒雀一台戏。

寒雀,不是长舌妇,也并非饶舌男,一声声欢啼,一阵阵喧闹,纯净、清脆、透明,仿佛山涧溅起的碎玉,宛如月下银匠的敲打,恰似瓦上飘落的雪子。周遭,愈像炊烟一样安宁,雀啾,愈像社鼓一样放大。寒雀即便聒噪,也像是在开会。

乡村大舞台,以稻垛、屋瓦、稻坪、杂树、南墙、篱笆为布景,寒雀在台上飞起、空翻、旋转、俯冲、跳跃、对白、合唱,而观众大多是老人,或含饴弄孙,或负暄闲谈,或沉思往事,或半梦半醒。他们是乡村的另一群寒雀,守着村庄,守着冬日。

周末回乡,远远地,看见母亲与村里的老人们在菜园里劳作。她们,一辈子留守乡间。夕阳酡酡,照在树林,满目辉煌;洒在篱笆,影子斜长。还没有等我走近菜园,只听见一片

鸟鸣,如炒一锅豆子,似燃一灶芦柴,啾啾不止,沸沸扬扬。

走近一瞧,只见菜园的篱笆上,落满了小山雀,仿佛粘上了数不清的苍耳,此情致,使人想起了杨万里的诗句,“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话晚晴”;待我走近,它们“呼——”地飞起,复又落下,左右不离母亲,此情味,又使人想起苏轼的词句,“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蕊。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

母亲从畦上捡起一只葫芦瓢,从地上的布袋里舀出陈年小米,笑眯眯地洒向篱边。顿时,金色的细雨呈扇形洒下,小山雀一窝蜂似地飞来,仿佛滚了一地多彩的乒乓球,绽出一地褐色的花朵。它们一边啄食,一边歪起小脑袋,用小绿豆似的眼睛望一眼主人,发出细碎如金的鸣叫,像是在感恩!

林子日色清暖,霞光绚烂,满目辉煌,鸟喧如沸!

鸟喧,吸引了更多的同类。越来越多的雀儿聚拢。它们缀满枝头,一簇簇、一丛丛,叽叽喳喳,格外聒噪。有麻雀,有喜鹊,有乌鸦,有伯劳。一枝枝,一桠桠,投与大地线条般的影子。那些影子,随夕光变幻,纵横交错,交叠交织,浓浓淡淡,疏疏密密,犹如一轴水墨丹青,又似一幅木版画。

群鸟,好比线条上的点,无数个点儿,跳跃着,舞动着,摇晃着,欢娱着,宛若旧年的皮影戏。暮鸟忽上忽下,雪粉扑扑簌簌,动静之间,变幻之瞬,唱和之际,不觉沉醉其间,像在观一场露天电影。

不远处,是老人们苍凉的身影。此刻,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寒雀!

## 自然笔记



门前春色

张成林 摄

## 百姓记事

# 元宵节的平安灯

王国梁

祖母做的平安灯很简单,一般是点到为止,无需精致,表达出平安灯的寓意即可。在她看来,只要是灯笼,都可以叫平安灯。

小时候,每年元宵节祖母都会为我们姐弟做平安灯。这件事就像大年初一早上给我们压岁钱一样,极为郑重。压岁钱是“压住邪祟”的意思,平安灯寓意孩子平平安安长大。

正因为如此,我从小就觉得,“平安”是最美好的祝福。什么“发财”“富贵”“有出息”都不重要,平安才是幸福的标杆。祖母有意无意向我们传达出她的人生态度,人生在世不易,不求大富大贵,平平安安即是幸福。

祖母做的平安灯很简单,一般是点到为止,无需精致,表达出平安灯的寓意即可。在她看来,只要是灯笼,都可以叫平安灯。她有时用红纸做个纸灯

笼,里面不点灯,只做出灯笼的样子。有时她用木板和竹片做一盏名副其实的灯笼,里面可以放煤油灯或者蜡烛,元宵节晚上我们可以提着跟伙伴们去街上玩耍。那些年里,祖母的平安灯多半都是萝卜做的。那个年代,做灯笼的材料有限,做萝卜灯无需找材料,家里的大萝卜有的是,就地取材最方便。

祖母找一根粗细适中的大萝卜,从中截取一截。一般是截取萝卜青绿的部分,因为颜色鲜亮,做出来的平安灯好看。她把一截萝卜往桌上一放,然后上下左右打量一番,琢磨着该如何进行修整。心中有了谱之后,她开始用刀修整。修整出萝卜灯灯的雏形,她用小刀把里面掏成中空,再仔细打

磨。不一会儿,一盏平安灯就打造成功了。里面放上一块煤油,再放一根灯芯,点燃后就可以照亮元宵夜。后来,小卖部有卖那种很细的红蜡烛了,做平安灯就更方便了,直接把红蜡烛点燃就行。

年年岁岁,我家元宵节的平安灯从未缺席。祖母做平安灯的手艺也越来越好,平安灯变得精致了不少。尤其是萝卜做的平安灯,青绿的灯体稳稳当当,里面细细的红蜡烛娇美可人,二者简直是绝配。祖母把萝卜灯送给我们,我和姐姐特别喜欢。

平安灯代表着祖母的美好期许,她希望每年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可人生在世,总有旦夕祸福。记得那年,祖父攀上

砖墙去修剪树枝,一不小心摔了下来,把腿摔坏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到了元宵节他的腿还没有好。我对祖母说:“奶奶,你怎么不送爷爷平安灯。如果送了,他就不会摔到腿了。”祖母皱了皱眉头说:“可不就是嘛!你们都有平安灯,平安灯能保佑你们平平安安……”祖母的话还没说完,姐姐抢着说:“奶奶,我给爷爷做平安灯吧,我已经会做了!”那年,心灵手巧的姐姐为祖父和祖母都做了平安灯。多年看祖母做平安灯,她早就学会了。姐姐做的平安灯,更精致,更漂亮。平安灯成了我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长辈给晚辈做,晚辈给长辈做,尊老爱幼的家风也传承了下来。

## 岁月留痕

# 正月十五闹元宵

(组诗)

季川

## 赏花灯

这些花灯形状各异但是它们的灯芯都是明亮的,火红的这些花灯温馨温暖像祝福像祈福像来福一个个挂在你的眼前

## 猜灯谜

可以猜一个字一个词语一个成语可以猜一个人名一个地名可以猜一首诗一幅画可以猜你熟视无睹的事和物猜出来就是讥讽就是规诫猜出来就是诙谐就是笑谈

## 舞狮子

锣鼓一响,狮子就舞动起来舞狮子的人,此时此刻已经与狮子融为一体了摇头和摆尾要行云流水站立或卧倒要动作规范舞狮子其实就是舞精神舞信心

## 赏明月

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令人仰望令人赞叹的它的明亮,有爱情的影子它的圆满,有团圆的样子大地回春啊赏月吧,寄托吧,拜托吧

# 我在白雪上写诗

(外一首)

陈才锋

抓住辽阔,用空旷铺垫眼前的白就有了意象

名字依偎着风心事比目光更远,让灵魂深嵌白雪飘飘摇摇开出枝叶一座久违的村庄只须一次黄昏我在白雪上写诗,几种呼喊演绎成流水

农人成了这些文字的主角皱纹里的勤劳让我声情并茂地朗读被风化的尊尊雕像

## 用全世界的雪花为你起舞

用全世界的雪花只为你起舞中间放个火盆依旧可以穿红裙子

和雪占用整个天下

于是,我甘心落座潜伏的台词像雪花纷纷扬扬开始喋喋不休

# 关于雨水

高黎杰

没有立春的名气大没有惊蛰的动静大时常被一带而过却依然是农民们的心头肉幼草们的还魂药

静静地来,悄悄地走心里装着仁慈,滋养万物始终不骄不躁温顺得像一个婊子谦逊得像一个君子报答那一片深情的目光和一个个翘起的脑袋